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粵西文載卷五十八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考

古南越考

宋
馬端臨

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為蠻夷之國是北越之地亦謂之南越古謂之雕題非禹九州之域又非周禮職方之限在天文牽牛婺女則越之分野兼得楚之交秦始皇

略定揚越謫戍五方南守五嶺後遣任囂攻取陸梁之地遂平南越置郡此為南海桂林象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者也秦末趙佗遂王其地漢因封之佗後數代其相呂嘉反叛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討平之元封初又遣軍自合浦徐聞入南海至大州方千里略得之後兼置交趾刺史其餘土宇自漢以後歷代開拓後漢建武中交趾女子徵側妹徵貳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俚皆應之自立為交趾帝使馬援平定交部

始調立城郭置井邑至獻帝乃立為交州其邊州詔使持節給鼓吹以重威鎮加九錫六佾之舞漢末其地並屬吳仍分為廣州後屬以建寧太守遙領交州晉平蜀亦然及平吳仍舊交廣二州宋分為廣州交州越州齊並因之梁陳以來廢置混雜不能悉舉唐分十五部此為嶺南道五代時為劉氏所據宋乾德四年平南漢始盡得嶺南之地分為廣南東路西路五嶺之南人雜夷獠不知教義以富為雄珠厓環海尤難賓伏是以漢室

嘗罷棄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屬貧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輕悍易興迷節爰自前代至於唐朝多委舊德重臣撫寧其地也

洮水考

明
蔣冕

洮陽為縣屬零陵郡載在前漢書地理志中後漢書所志亦同而史記本紀已有漢將破英布軍洮水南北之說實高祖之十二年則洮陽正以破布軍有聞於時而名縣水北曰陽洮陽則洮北也前漢書王子侯表武帝

元朔五年封長沙定王發之子狩燕為洮陽侯則元朔
以前洮陽已為縣矣註史漢諸家者皆莫能的知洮水
所在蘇林則曰洮音兆徐廣則曰洮音道在江淮間至
史炤著通鑑釋文亦謂洮音兆在淮南蓋史炤字音引
用蘇說而所謂在淮南者則因英布王淮南遂篡取徐
廣之說以為洮水在淮南皆以已意揣度言之非其實
也惟胡三省灼知其誤且云按通鑑布軍既敗走江南
高祖令別將追之別將擊布軍於洮水南北皆大破之

則洮水當在江南羅含湘中記零陵有洮水水經注洮水出洮陽縣西南東流注於湘水如淳註漢志洮陽之洮音韜蓋布舊與長沙王婚其敗也往從之而洮水又在長沙國境內英布之軍實大敗於此杜佑曰漢洮陽城在永州湘源縣西北按今全州漢洮陽縣地有洮水在清湘縣北胡氏此說考據最為精審史記黥布傳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詔布偽與亡誘走越蓋洮陽

在零陵南為楚極南之境洮陽之南則越境也自楚入越未有不經洮陽者胡氏以洮水南北為吾洮陽而用如淳之音一洗徐廣蘇林史炤諸說之謬今陝西有臨洮府又有洮州衛臨洮在漢屬隴西郡隴西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抱罕洮州衛亦以西羌洮水所經得名春秋魯僖公八年及二十五年公兩會諸侯盟於洮杜氏謂洮曹地蓋以西羌洮水經曹地因而名之皆與吾洮陽之洮全不相涉東晉時宋武帝繼母孝懿皇后父蕭卓

為洮陽令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宗慤以功封洮陽侯皆
吾全之洮非隴西之洮也鶴山魏文靖公亦謂清湘土
谿東出於瀟谿西會於洮水正指漢將破布軍處蓋洮
水視湘水雖小而縣以洮名顧在湘水未名縣之先自
漢至隋皆然隋平陳後始廢洮陽而湘源名縣歷唐逮
宋又改湘源為清湘云

致堂流寓全州考

致堂胡先生以紹興二年壬子歲來吾全有初至清湘

聞安仁帥司為曹成所襲五言律詩四首次年癸丑遊
礪甯有五言古詩十二韻具皆載在斐然集中今集之
二十卷又有悼亡別記大略謂其妻張宜人以紹興元
年辛亥四月西入邵十二月盜曹成敗帥兵於衡又遷
於全西南至灌江與昭接境敝屋三間兩廡割茅遮圍
之上下五百餘指度冬及春瘴霧昏昏大風不少休鬱
薪禦寒菜食僅給壬子六月成餘衆卒入灌江宜人與
二姒將子女倉惶奔避一夕忽聞鼓聲已近徒從闐然

四逸獨餘負轡者不去遂偶脫冬十一月先生奉其父
文定命省家歲盡逢宜人清湘山寺中癸丑文定來湘
潭秋八月然後尊卑會南嶽先生初至清湘詩中有稅
鞅年華暮及歲晏風雲慘之句與此歲盡之說當是其
年歲除前數日抵吾全至其游礪嵒詩謂我來庚伏初
則先生之去其在癸丑之初秋乎蓋遊礪嵒未幾即挈
家北行是以秋仲長幼始會於衡耳然則先生寓吾全
已閱歷寒暑非泛泛使輶經過者比稱為寓公夫豈不

宜而前後郡志顧無一言及之何也冕備員內閣檢宋人所修清湘縣志見先生游礪窩詩乃據斐然集較補其訛缺者數字并錄初至清湘四詩藏於家先生諱寅字明仲建寧崇安人文定公長子五峰先生兄也父子兄弟皆名列宋史儒林傳中文公朱子嘗稱先生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可謂豪傑之士鶴山魏文靖公亦稱先生自游庠序已深詆王氏專尚關洛諸儒之學舉進士與張忠獻公同召引誼劇上往往有敵已以下所不能

堪者追廢王安石配食孔廟追謫章蔡誣謗宣仁后遠徙災荒幾陷五十三家羅織之獄平生任重道遠之死不渝扶植三綱大有功於斯世吾全既辱先生流寓則當奉祀學宮以申後學景模仰範之心先生卒官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冕嘗考先生流寓吾全歲月景仰不已遂形於詩

鄉先輩蕭珪及竇衡翁陳孟賓科第考

吾全士入皇明來舉進士始蕭珪珪治尚書以州學生

舉洪武十七年湖廣鄉試明年第進士其會試也名在
九十五其年會試錄於珪名之下書曰湖廣永州府全
州學生蓋是時吾全尚隸湖廣故也予嘗見此錄抄本
於先師大學士瓊臺先生家故大宗伯華容黎文僖公
家亦有此錄二本所書皆同然考之州志及州學進士
題名記皆無之珪官監察御史以與千戶喬用交惡被
逮謫戍株連鄉人謫戍者數十人豈鄉人忿之故并其
履歷不欲道而後之修州志記題名者遂因而遺之歟

抑吾全文獻不足故然也在勝國時雖科舉取士甫行
輒罷前後僅十六科然吾全士之登鄉科者亦未嘗乏
方延祐甲寅初科已有竇衡翁者以明易舉湖廣省試
其名第於十六其所試經義有司為刻梓以傳見於前
八科三場文選中可考也其後又有陳孟賓者以善賦
中湖廣省試其名次亦與衡翁同其所試荆山璞賦予
在京師藏書家嘗得而錄之竇以全州路貫陳之貫以
清湘縣其名姓郡邑若此焯焯而州志及鄉貢題名記

皆遺而不載且二子皆以有文見錄於主司故姓名得附其文以傳若其他名雖見錄而文不見錄者計亦未必無也志記又安得不遺之哉此誠文獻不足之故矣暇日間與州守姑蘇顧侯華玉談及此事侯因屬予筆之以補志記之缺遂疏其略如右

總督兩廣軍務考

王世貞

洪武元年師下廣西命永嘉侯朱亮祖出鎮廣永樂中廣西則都督韓觀山雲侯柳溥相繼為大帥得專征及

誅賞獨有文臣督攝之寄至正統十四年苗寇蜩起廣東則命侍郎揭稽廣西則命侍郎李棠各巡撫之然二廣地勢犬牙賊東西承突來往叵測而武臣自守便利不相策應天子用兵部尚書于謙言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一切便宜從事然事已即歸不怙設馬昂再以提督至葉盛以巡撫至成化元年復命都督趙輔率大兵討之陞浙江參政韓雍為僉都御史贊理軍務然於制書獨重雍

既平寇遂命總督軍務兼理巡撫久之雍以兩廣土地廣遠恐餘孽復生重貽邊患請於朝願得文武大臣分理其事上命副都陳濂撫廣東僉都張鵬撫廣西而雍專治軍尋以憂去五年復起雍以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於梧州開設總府居中調度兩廣副總兵參將而下悉聽節制而兩廣巡撫復不設仍統於總督正德十一年改總督為提督嘉靖四十五年因廣東寇發遙制不便兵部題准總督軍務止撫廣西於廣東另設巡撫至隆慶

四年又改總督閩廣兼理糧餉巡撫廣東於廣西另設巡撫

廣西山川考

章潢

桂林正禹貢要荒之服所謂荆楚之南百粵之西衡山之陽蒼梧之野九疑之塞皆是也五嶺西止於越嶠嶠去興安五十里去靈川九十里秦伐南越運道皆由於此非陸梁地也山自岷山之脈一支為衡山者從南而分東西一度大庾一度桂嶺水自九疑五入洞庭四落南海者皆出越嶠之東西域內靈之三源皆三山為主

分其一海陽別為湘灘出於靈江口者人知之熟矣酈
道元云湘灘之間謂之始安嶠自嶠之陽南流注灘名
曰始安水又南與瀉水合出西北邵陵縣界邵陵乃武
崗新寧之境也有夫夸川源出廣西全州北至邵陽會
瀉水蓋西延之山有崑如海陽然水分東西背流而別
西北去新寧歷寶慶新化至於益陽會瀉水入湘江達
於洞庭東南為黃陂江為六洞江合灘江達於南海同
為瀉水之源此則世所未講者也又興靈之界有陽高

山東南發源為川江為小融江南為路江出為北偃下連南偃逕邑之東南小融出邑北二十五里與灘為三水合故曰大融水經引漢書曰灘津者此際也大融而下歷千秋峽風水相搏如銀故曰銀江銀江而下有淦江出興安嚴關從南而東會灘江之東南二里淦江而下有甘棠江自小融分為東西帶融歷龍崑合甘棠出白石湫同為灘江會桂郡之東南世傳湘灘一竅不知三源七派合助上流中有淦棠二水及堯山之三百源

友分派落復歸於桂故自白石而下深潭廣浸與湘江
埒然禹導九江潑湘二水與焉其源出海陽西延者世
未之及蓋導其流使之疏而山水之源入蠻服者所不
暇究蓋王者不治夸狄之意非言不事於攻取也不為
治其井邑溝洫而亦不責其賦稅貢貨蓋勢有所不能
盡焉者然匹夫匹婦得所之心而聖人亦未嘗忘焉至
秦始皇其志與古人異窮兵黷武盡天下之利以為已
有慕越之珍奇異物乃命史祿鑿渠僅十餘里而舟楫

之利遂薄南海豈惟楚越之民獨賴焉是歲丁亥自臨
洮至遼東同築長城逮今足為藩障均可謂無聖人之
心而有聖人之澤者矣何也始則厲民終則歸利於民
非澤乎然天下後世頌神禹之功而不追祖龍之澤者
原其心故也

三江考

魏 濬

府江左江右江謂之三江府江本瀕江東南注經平樂
出梧州昭州既為郡從郡名府原無別義翁憲副周庭

定以陽朔而下龍門而上屬昭州者為府江謂不如從
離江桂江之名為雅左江發源交趾徑麗江朗寧橫貴
出潯州而右江則自牂牁入粵逕融柳烏泥西來注之
又逕象武與左江會於潯合流而東予初不解左右之
義闕地形則左宜為右而右反為左後詢之知者乃得
其故兩江處粵西南極隩入者多由東粵或下灘水皆
遡流而上從遡流者分左右相沿習有此語故不變爾
又邕州自有左右三江之號左出廣源右出峨利會於

合江鎮流入橫州是為鬱江鬱江左江也右江又曰黔江

說

湘灘二水說

宋柳開

湘灘二水始一水也出於海陽山山在桂州興安縣東南九十里西北至縣東五里嶺上始分南北為二水北為湘水南為灘水求其二水之名於書記皆無所說淳化元年開自全州移知桂州乘船泝湘水而抵嶺下沿

灘水達於桂州問其嶺之名即分水嶺也分水是湘灘
水也二水異流也謂其同出海陽至北嶺分南北而相
離也二水之名疑昔人因其水分相離而乃命之曰湘
水也灘水也其北水所謂湘南水所謂灘將有以上下
先後而乃名之也水固屬北方北方為水之主也以其
北流者歸主也乃尊之以湘字加其名為上焉又疑為
以北者入於華南者入於夷華貴於夷也故以湘字為
先焉既二水以二字分名之即北者為先名湘也即灘

者必加南流者也所以灕江是分水之南名也因其水
之分名為相離也乃字傍從水為湘為灕也凡為字皆
命名者也名者強稱物也古之以萬物錯雜懼難別識
也乃以名各記之矣即物之名有類有假有義有因焉
斯二水之名以其水分相離為名是取類也是所假也
是從義也是有因也今書灕江為離字疑其不當為此
離字也當以字傍加水作此灕字也又字書古無此灕
字酌其理增而合之為字焉亦猶古之他字皆以義以

理撰物者以成字也非與天地同生於自然耳亦皆由
於人者也於今悉為世所用矣以斯而言之即古之所
為者未必即為是今之所作者未必即為不是即凡事
亦無古無今惟其為當者是也則湘灘二江之名孰曰
非乎若以其南方為離流南方為灘江也即所說之義
甚疎矣

瘴癘說

王棐

南方天氣溫暑地氣鬱蒸陰多閉固陽多發泄草木水

泉皆稟惡氣人生其間元氣不固感而病作是謂之瘴
輕者寒熱往來正類瘧瘧謂之冷瘴重者蘊熱沉沉晝
夜如卧灰火中謂之熱瘴甚者一病失音莫知其所以
然謂之瘧瘴冷瘴不死熱瘴久而死瘧瘴無不死此方
書之說也愚謂瘧瘴者非傷寒失音之症乎非中風不
語之症乎治得其道間亦可生安得謂之無不死耶若
夫熱瘴乃是盛夏初秋茅生夾道人行其間熱氣蒸鬱
無林木以蔽日無水泉以解渴伏暑至重因而感疾或

飲食不節偶成此症熱晝夜不止遲治一二日則血凝
竟不起矣南方謂之中箭亦謂之中草子然挑草子法
乃以針刺頭額及上下唇仍以楮葉擦舌皆令出血徐
以草藥解其內熱應手而愈安得謂之久而死邪至於
冷瘡或寒多而熱少或寒少而熱多亦有疊日間日之
異及其愈也瘡發於唇驗其症則是外方之瘡本非重
病每因誤而致禍亦不可以不死而忽之但診脈息極
微見其元氣果虛與附子川烏等藥而愈或誤投以寒

藥所謂乘風入胃陰盛乃亡若診其脈息雄盛審其症候實熱且服和解等藥而徐治之或誤投以熱藥所謂桂枝下咽陽盛則斃但診脈而用藥萬不失一然觀其形氣之怯壯察其脈息之虛實參以病之盛衰分其症之陰陽極工巧以審之其庶幾乎病者亦不可全咎於風土皆不攝不節有以致之間自入廣以來但用修養之法晨興盥漱後先服平胃散間或投以不換金正氣散洗面後啖少粥已時早食申時晚食夜則服消食等

藥一聚會宜節飲不宜大醉及頻數耳但天氣不常一日之間寒暖數變却須脫著以時稍稍失節亦無深害所甚急者宜加意焉省食生冷則脾胃自壯省餐油膩則胃膈自快無大忿怒以傷天和重節色欲以固真氣如此調攝決可以保無恙也

五瘴說

梅摯

瀕海之地嶺表之區皆有瘴焉何則岡巒重複之勢日月回薄之所靡不蒸鬱人或支緣間以生疾有自來

矣太宗御宇提封萬里外諸荒服率皆內附文軌一同
故命官分治大小之職歲無虛曠用能適遐邇之宜均
勞逸以行由是寬傳宣化遠民受賜其間供職或康寧
者有之疾疫者有之奄忽者有之康寧固無他議疾疫
奄忽者皆曰瘴之由也是倅仕者皆畏遠憚瘴而獨後
斯民輕斯任哉載之傳曰天有六氣淫則生疾陰陽風
雨晦明此其常也且二氣之大生育萬物各遂其宜焉
有異於南北而戕人乎蓋人自暴自殘之耳予謂仕有

五瘡之患避之猶未能也若夫急征暴斂剝下以奉上
此租賦之瘡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瘡也晨
昏荒宴廢弛王事此飲食之瘡也侵民利以實私儲此
貨財之瘡也盛陳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瘡也有一
於此民得以怨之神得以怒之而後逆氣成象俾安者
疾之疾者殛之以示天戒雖日在輦轂下亦不可遁矧
其絕遠乎世之仕者或不自知五瘡之過止歸咎於土
瘡得不謬歟予被命遐服忝知州事大懼五瘡之漸行

無以箴戒又奚懼山川之瘴乎因為瘴說以祛惑焉

玉髓泉說

林 出

盤石之石湘之奇石也盤石之泉湘之奇泉也由東西往來者水浮湘江陸逕磐石而磐石之下亦有江流則螺江也螺江之岸修平如帶湘山右據崢嶸超突十步一畧五步一竇層見叠出者磐石之石也生於洞穴覆以嶽嵌色青味甘響搖江潭者磐石之泉也余比政暇嘗遊斯境喜而徘徊淪流尋源循涯導津有溜而澗有

溢而孟有澄而泓覺粹精之混融飲一瓢以自適因舊
址為亭據衝要領晴暉坐挹江光石乳留照徜徉左右
拾騷吟於林壑訪釣隱於烟波超然忘歸蓋逸興之四
集也客有踞泉上問余家閩會巨濤沃日之紅澄瀾際
天之碧既倚嵒而熟睨歷江淮抵燕趙太行之峻特黃
流之奔猛抑又接於心目乃愛是焉何也余曰泉亦多
愛矣有海泉有淵泉有山之泉有井之泉有谷之泉有
石之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海

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淵也險止亨行山也列食寒泉井也谷之泉唐人所謂振鷺之瀑石之泉漢人所謂太山之雷晉人所謂涓涓始流是也今斯泉生斯石無一點塵雜氣又當楚粵之通衢瀑容井德毓山之趾出知所適三江會同淼然湖海湘中號之第一此固余之所甚愛而思與往來者數也

降真香說

明
桑悅

柳之懷遠產香藤葉大如掌多刺鑽蹠紋嚙巨材產多

於山林紆轡之處歲久色微黃曰藤香或深藏巖岨巨
石攬路人迹不到霜鬢雪虐積以歲月皮肉俱爛赤心
如鐵謂之降真真之所成假降久矣天之於人純真並
畀長與世接巧偽日滋欲聰明盡亡耳目俱喪纖假悉
屏獨全其天果易得邪嗚呼物降其假其真香於一時
人降其假其真香於萬世故曰人為貴安得舉世皆淳
萬物同春入混沌室結鴻濛鄰焚真香會人以遺乎假
合之身

用茅說

柳州郊野多產茅根株如蛇虺結蟠長沒牛馬因猺獞藉埋伏劫商至冬則盡焚之弘治甲寅二月予奉當道檄築玉融之缺城數百丈且置敵樓百楹於其上與里胥籌其役僉曰未或易致邑瓦工惟三四人瓦難猝具益樓合暫用茅便便茅已盡焚各村老弱至回祿虐焰不及處採取有得蓬蓬勝於蘭蕙予懼新城灰土未乾忽春雨連綿冀城樓泯蒙其頽圯故求茅甚急日坐行

府中聞負檐簌簌聲則喜吾茅將至雖連城之壁化孟
之金不願易也且是物未火前隨處翳塞最為人所賤
惡豈知丁時之缺亦逢亨運上下貴重之有如是邪嗚
呼茅一也昔焉在野為藪以蔽賊今轉而輸官護城以
禦寇凡物能取其長未必無可用也抑亦僻遠之茅素
不黨惡至是而得顯用歟雖然城樓聳軍民之具瞻不
得已而用茅茅性易腐其品極卑升之茲樓之上氣象
蕭然無以壓人之望是可暫而不可常也因循苟且不

急求瓦以易之而以全城專託焉則悞矣昔漢高祖以
安劉付周勃勃猶士夫也劉卒賴以安唐太宗取李勣
於羣盜因以為將不為無補使居相臣託孤之任安能
久而不變哉高祖用瓦太宗用茅故其後之城或固或
不固

應泉說

顧璘

天氣之將至厥符廼見故陽生則灰動霜降則鍾鳴物
理所徵無足怪者柳山故有泉邇者書院廢圯池澗湮

塞泉涸不流正德甲戌二月八日璘與中丞蔣公及諸
賓僚來訪遺址遂議興復是日命山人浚池即得舊所
甃石龍首泉涓涓自口出不數日遂循徐而流至山下
郡人莫不喜曰泉固有知也哉璘曰不然天地之氣運
諸玄間以時盛衰其徵在三光山川與人物爾湘南之
氣於今為盛若太宰涇川張公中丞梅軒少宰敬所二
蔣公秉鈞中外自餘方嶽即署之賢聯輝接迹蔚然並
興斯固元氣之積而發焉者也泉之至不其然乎泉舊

名達乃更曰應蓋表其靈矣

辨

還珠洞辨疑

明陳璉

桂城伏波山下有洞名還珠相傳前代有一漁者由洞口數百步深入漸明朗見一物狀如犬瞑目而睡前有一珠甚光瑩因急懷歸官府尋知之意其為異物亟命還之漁人復至故所此物猶未醒故世傳為還珠洞或云漢馬伏波征交趾回載薏苡珠經此因得名至今未

有定論然宋人題此洞有云凜凜威聲振百蠻肯將柶
載溷溪山無人為起文淵問端的珠還意改還以此觀
之廼伏波之事無疑彼漁人之說涉於怪誕奚足信哉

桂林淫祠辨疑

予聞桂林屬邑有周文王太伯孟母漢高祖張良韓信
等廟莫究所以及觀建武志邕州亦有高祖祠云馬伏
波征蠻酋長請降願朝漢天子於是立高帝祠以祭之
又父老相傳云宋胡穎守潭專毀淫祠惟前代帝王及

忠臣烈士祠不毀後穎轉官廣西鄉人聞風皆以淫祠
易以帝王名臣之號倖免一時相傳至今遂不能改以
其所言近理彼溺於淫祀者尚當省哉

沉香潭辨疑

洪武戊寅冬璉偕桂林府照磨臨洮馬可俊如京師舟
下清湘數十里有沉香名潭潭在石崖下有枯木橫置
崖上相傳沉香言有神物呵護人不敢取取則致禍予
既蓄疑未得其實因傳舟崖前命可俊射之叠發數矢

偶落其一片拾而視之甚輕紋理如桂木薰之則不香
始知其為偽也桂林大墟下石崖上有一木亦云沉香
後為人竊去皆此類也去沉香潭不遠有一石函謂諸
葛武侯藏兵書於石崖上殊不知武侯平生出師未嘗
至此又其所著書盛傳於世人莫不知其肯為詭秘之
事哉此特好事者為之耳璉既辨沉香之偽因及此以
釋世人之惑

陶澈齋墓稱呼辨

蔣冕

鄉先賢宋寶謨閣學士陶公崇方理宗寶慶初元以著作佐郎上保業慎獨謹微持久四事帝嘉納之且曰卿所陳四事切於朕躬朕當行之其略見於宋史全文元人修宋史採入理宗本紀而不為公立傳其履歷治行皆莫能詳惟郡志謂公字宗山少聰敏十歲賦筆山詩有驚人句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歷任兩廣召試館職慕柳子厚為文嘗謾宋饒歌鼓吹曲及楚詞七畝以進於朝理宗在潛邸時公為講讀官龍飛被召首陳保業等

四事及因輪對又陳郡縣武備厚民生厲士氣之論與
時宰忤黜知信州終於任贈特進謚文肅有澈齋文集
行於世子夢訓典春陵瑞陽兩郡終監丞郡志又云公
歷官行事見國史而竟莫詳公之所歷何官今惟郡北
洮村坊有覺苑寺寶慶以後題額書公職銜甚備曰中
大夫右文殿修撰崇政殿說書兼侍講寶謨閣學士正
奉大夫知信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清湘縣開
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陶崇寺雖重建於元至

大三年而寺額猶是宋人書其書公職銜可信無疑公墓在昇鄉安道市北路傍石翁仲石獸尚存蓋當時賜葬鄉人稱為陶學士墓或稱陶大監墓二說皆是而成化中修州志者乃云陶大監墓俗呼為陶學士墓則不考之過也公嘗為秘書省著作佐郎省有監有少監為長貳公由著作佐郎歷貳而長故當時有大監之稱後又進寶謨閣學士尋知信州故當時又稱公為學士則公之墓稱學士或稱大監無不可者自唐宋至元凡官

秘書崇文諸監者類有太監少監之稱或止以姓加於
官名之上曰某監如知章稱賀監誠齋稱楊監故周文
忠公必大詩有楊監全勝賀監家之句虞文靖公集有
送宋誠甫大監祀天妃又有為歐陽原功少監題宋好
古竹二詩此其尤著者至我朝專以太監少監名內臣
長貳今內府二十四監皆然外臣雖有國子欽天上林
苑諸監而其長貳則不復以大監少監稱之矣蓋前代
所稱大監之大讀為如字而今代所稱大讀為太州志

豈習聞今代所稱遂誤以前代所稱者混而為一不復
分別邪鄉人閩州志概以為疑因漫筆為疏其略如右
抑公官至侍從方以舊學為時君所寵任乃以忠言讜
議見忤時宰出補外郡齋志以歿則其平生持守之正
亦可概見不獨文藻之逸發而已惜其言行無所於考
不能得其詳也宋人清湘志謂公歿在理宗廟所忤時
宰豈史彌遠邪抑韓侂冑耶

蒼梧九疑之辨

檀弓云舜葬於蒼梧之野晉習鑿齒云虞舜葬零陵元和郡志亦云九疑舜之葬也漢文穎註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如淳曰舜葬九疑九疑在蒼梧之憑乘縣九域志謂九疑山亦名蒼梧山未免皆牽合按山海經云舜之所葬在今道州零陵縣界蒼梧九疑當是兩處後人誤引舜死之地以為舜葬之所耳太史公曰舜南狩行死於蒼梧之野歸葬於零陵之九疑山太史公遍歷天下名山大川必有所據今當從史記及山海經

桂林非有粵辨

章潢

今之桂林春秋戰國屬楚自楚滅越時越人散去海濱
各為君長今桂林在嶺之北去海二千里與越不相涉
東越都會稽閩越都甌冶南越都番禺駱越都交趾蓋
百粵之統名在岐海中者是也秦桂林為西越地者以
其為南越之屬後趙佗所擊併蒼梧寔不與焉即非秦
之桂林可知矣五代時劉日晟盡有嶺南西地者二十
年時亦僭稱南漢地非越王也終始無越之名何得以

百粵名之楚越雖皆有南蠻之名而其種類自別今越西蠻與武陵九疑多同者同一疆界故也

虞山堯山辨

魏 濬

史記舜崩於蒼梧之野歸葬於零陵之九疑則信以為即今之蒼梧矣而戴記止謂葬於蒼梧之野其說辨者甚衆呂氏春秋載舜葬於紀蒼山今陳留平丘有鳴條而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海州近莒之紀城去鳴條不遠合之孟子此說近是但以舜嘗有南巡之事桂州遂

名山為虞而建廟以祀舜黃潭縈於虞山之後亦曰
皇澤灣皆以舜得名遂因舜而有堯山以其與虞山正相
望也尤可異者灌陽遂有禹廟嶺右禹貢不載履迹實
所未至古人遺迹初自一人附會後遂轉相謬訛率多
類此然三聖精神如水行地何所不在使夷鄉知所欽
仰亦佳事也

解

瘴解贈貴縣知縣吳警衆

明
靳貴

人有恒言五嶺之外多瘴今廣之東西是也蓋其地當天之極南之區恒燠而過炎風氣與中原殊仕其土者類以是為詞其來尚矣今年夏吾鄉友國子生吳君警衆以論判試吏部吏部嘉其才授貴縣知縣夫以一介儒生釋褐拜七品官為一邑萬民父母亦可為榮矣而或者乃猶以地僻多瘴為慮予以為不然夫瘴亦天地之氣也元氣固雖日當之無傷也不然鬱林蒼梧之境戶不下數百萬彼人之生屯林立者將藉養於他方乎

元氣不充而外氣乘之又何特百粵然也且人必有所
警而後知畏知畏則善心生善心生則德日謹業日修
令聞日起祿位日進者實由之審若此其為病邪非邪
況夫攝生知畏則嗜欲不期節而自節起居不期慎而
自慎元氣日充而外不干雖不有斯齡可期矣則茲病
也乃所以為慶也而又何慮焉雖然吾嘗聞之矣仕有
瘴非方隅之謂也而世顧昧焉而不慮何哉急催暴斂
剝下奉上租稅之瘴也深文巧抵良惡不白刑獄之瘴

也昏晨酣宴弛廢公事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利
儲貨財之瘴也盛陳姬妾以娛聲色帷薄之瘴也是五
瘴者非特百粵有之而官中州處內地者尤多何者無
所警而畏心不存也彼方以得善地為慶有求必得有
欲必遂放僻邪侈之心生而五瘴作吾見民怨神怒安
者疾疾者殞西周東魯之邦皆椎髻箕踞之地也以是
論之則世之所謂慶者又惡知其非所以為病乎吾以
是為警衆慶不知所謂患也雖然丹書有之敬勝怠者

吉怠勝敬者凶敬即畏之謂也可以裊身可以理人可
以養生可以成名一敬立而百瘴消矣警衆雅與吾善
非燕游一日之好其為精敏好修其於民情吏事洞然
也其別也請言於予予不可默作瘴解贈之警衆執是
以周旋則一敬立而百瘴消於一令乎何有警衆往哉

粵西文載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粵西文獻卷

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庶吉士_臣瑚圖禮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_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_臣蔣 翰

欽定四庫全書

粵西文載卷五十九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題跋

題羅池廟碑陰

宋田錫

柳子厚終於柳州以精多魄強為羅池之神昌黎韓退之敘其事而銘之於碑矣其有遺意錫幸得而紀焉古人或有其言而無其行或有其質而無其文故周勃持

重而詞則寡焉子夏美才而行或缺焉猶能安漢皇之
昨游仲尼之門惟公之文緯地經天惟公之行希聖齊
賢彬彬然若黼黻之華袞鏘鏘然若咸韶之在懸古人
或有其才而無其時必避害以與令人以隨顏子之賢
當周德之衰微孟軻之仁值王道之陵遲亦能服膺於
聖人之道偃蹇為霸者之師惟公策名於貞元之間通
籍於元和之時濶步高視飛聲流輝謂王佐之才得以
施謂當朝大臣不我遺古人或雖得其時而無知己設

有知己一人而已故國僑出涕以子皮之死夷吾之慟
以鮑君亡矣唯公有劉公禹錫之交有韓侯退之在朝
有呂衡州以倜儻與公為游處有皇甫湜以文章與公
相游遨而公位不過為南宮外郎命不過為柳州之牧
以謫而出至死不服如明堂之材朽於谿谷如千里之
馬輓於輦轂時耶命邪以是知為仁者未必獲祐修德
者或虧多福予聞四瀆視諸侯五嶽視三公為靈神甚
貴在祀典尤崇所職者以明以晦所主者為雷為風助

天以總萬靈助國以濟三農所以籩豆有加蘋蘩用豐
其疏爵也有袞冕劔舄其用樂也有簫笳笙鏞安得公
之生也惠惟及於一州公之亡也神猶介於遐陬唯裔
夷感慕而靈祠潔修迓神之威有荃橈兮桂舟饋神之
奠有椒漿兮蘭羞無金策追封之贈無袞衣加寵之優
使公與沈湘之魄為偶而配濤之神作儔以公之齊聖
廣淵聰明正直宏深之量昭明之識而不為星為辰幹
運陰陽拱于北辰不為嶽為瀆含吐風雲康於黎民胡

為在柳州之陋為羅池之神是知天難謔兮命靡常因
紀為碑陰之文

羅池廟碑跋

董 道

文公敘羅池事既異矣夫鬼神茫昧幽眇不可致詰聖
人閔而不言惟知道者深觀其隱自理得之然不以示
人恐學者惑也昔殷人尚祭祀事死以生其敝小人以
鬼則立教御俗可不慎邪嘗觀文公守儒道甚嚴以世
教為己任其論武陵謝自然事勇決果斷不惑於世謂

能守道者至羅池神則究極細瑣惟恐不盡豈亦敝於好奇而不能自己邪

為李文叔書羅池碑

羅池之文至矣來者不能加也其以子厚正直為神誤矣昔歐陽文忠學文公而知至者嘗評田弘正碑銜訓嗣事為譌必曰事嗣則語參錯而雜比故能起而振也余讀此碑至牛繫輒下引颿上檣益知簡鍊差擇其精至此信天下之奇作然永叔謂春與猿吟分秋鶴與飛

疑碑之誤此最退之用工處不知何故反於此疑之考
銜訓事嗣退之便是一體得於彼而失於此蓋亦不思
也

為陳中王書羅池碑

佛經言人之生死變化出入六道中蓋上修則天神果
下墜則阿修羅果然天中極樂修羅極苦以樂苦相求
者皆有盡極惟修泥洹果者然後出此柳子厚浮躁進
搏得臯其時以忿恚憤怨死若在正法中墜修羅界宜

也今西方諸國尚神為俗各有名號以祈福祥惟女國正名為阿修羅蓋西域以神人為修羅其自有名者以其所顯者得名號稱之正如羅池之類是也愈不讀佛書不知其果如是方且叙其怪變謂聰明正直也

集古羅池廟碑跋

歐陽修

右羅池廟碑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尚書兵部郎中翰林學士罷為

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然則據建碑時愈未為吏部沈亦未為舍人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為柳人書羅池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後三年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則二君官當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摹者誤刻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載此文與碑多同惟集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為步荔子丹分蕉子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為是而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

書姚廉州墓銘後

鄒浩

予頃在廣西聞姚廉州治宜兵民諸公交薦不幸舊僚
有出按本路者挾私隙以文致其罪既而朝廷知之遂
復選用後數年予與其子嶠從容又觀鄉先生敏叔所
作誌銘益信其有以過人而不克壽以顯悲夫於是為
書此石以詒後之助焉

留題昭平王氏來仙閣

王氏來仙名閣舊矣閣前拱北軒竹間翔風亭梅邊拱

梅亭則予所名者拱北有軒而榜未立翔風有榜而亭未構拱梅亭榜俱未有也所費不多久欲自為特以其家拘忌陰陽因仍至此主人好事後當成之亦足以助一邦士大夫登覽之勝

浩以崇寧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自零陵移昭平居此閣四年十一月七日自昭平移漢陽離此閣杜門循省凡十六甲子非上主之恩與天同造何由脫死炎氛生還膝下乎感涕援毫概見於此

題自書卷後

黃庭堅

崇寧三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半歲矣官司謂余不當居闕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於城南余所僦舍喧寂齋雖上雨傍風無有益障市聲喧憤人以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耕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何不堪其憂邪既設臥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機相直為資深書此卷實用三錢買雞毛筆書

游龍水城南帖

龍水城南大雷雨後十里至廣化寺谿壑相注溝塍為
一草木茂密稻花發香邵彥明置酒招余及華陽范信
中龍城歐陽佃夫約清旦會於龍隱洞余三人借馬自
南樓來至則彥明及其弟彥昇在焉初至震雷欲雨既
而晴朗燒燭入洞中石壁皆霑濕道崖險路絕相扶將
上下及乃出洞之南東還臥洞口佃夫抱琴作賀若有
清風發於土囊音韻激越余與彥明碁賭大白彥明似
藏行也是日信中從佃夫授琴久之得數句洞南有喬

木似拼攔熟視葉間有實穉生似橄欖問從者蓋木威也木威本草經無有宜州諸城若多有之風俗取豚膾合之為鱖盤中珍膳也頃有饋余余不能啗也佃夫曰廣東蓋號為烏攪猶邕貴間謂波斯橄欖云木威之葉廣東西人用作雨衣柔韌密緻勝青萍也彥明者臨淮邵華彥昇兄也信中名寥佃夫名襄余者江西之修水黃某魯直時崇寧四年六月辛巳

跋山谷書范滂傳

劉克莊

黨禍東都最慘唐次之本朝又次之固喬皆社稷臣伏
刑都市膺滂諸賢率身貫五木駢頸就僇所殺天下賢
俊數千人其幸而得免如陳寔申屠蟠之流僅一二數
使孟德仲謀不生漢亦必亡唐末舉當世清流盡投之
濁河而國隨之矣本朝黨論屢興事與漢唐同而治亂
與漢唐異蓋列聖至仁至明靜觀徐察竦夸簡指富范
為黨魁而昭陵隨悟章蔡請斬君實晦叔棺族革老而
泰陵不聽檜欲按誅趙元鎮等家族上賴思陵保全侂

曹陷忠定王禁道學因而廢錮名勝茂陵一旦奮發雪
忠定弛學禁而羣賢復用矣三百餘年之間邪說終不
能以勝正論小人終不得以勝君子雖更陽九百六之
會適以開一馬渡江之業歷丙午丁未之厄晏然享太
乙臨吳之福有以也夫余嘗謂前世黨人有刀鋸之禍
若本朝則烟瘴而已若前世或自繫於獄或誼不獨生
或以齊名李杜為榮同於為善同於嫉惡同於舍生取
義烏辜盛矣哉季世風俗不然隨好惡而改化視勝負

為向背首畔大防者有之反噬安石者有之范忠宣諸
子多賢尚勸乃翁求出籍而斬頤萬段恕亦不抹者皆
是也此風既成竊意未必樂與范尹歐余同貶況甘與
君厨俊及同死乎豫章公遠竄不悔囚宜州譙樓上猶
書此傳無愧於孟博矣忠定子吏部孫尚書當慶元初
闔門避謗絕口不自明尤賢於忠宣之家矣彼雍容立
朝進無刀鋸之禍退無烟瘴之憂而不能自強於善者
覽卷宜有愧色

跋海州黃錄參廣西平蠻錄

往年余從事江淮制置使府實與敵對壘同舍郎數年
間貴顯略盡獨余無尺寸功請監南嶽廟歸既又從事
廣西經略使府海南黎寇入省地胥吏逐太守士或徒
手取爵賞立聲名余亦傍觀而已彼諸人非皆狀貌魁
傑及有他謬巧其所以能異於余者勇耳今黃錄闕

尉禽廣西賊不由外臣保奏徑攜功狀白闕

秩余觀黃君狀貌非甚魁傑闕

致其身者亦勇耳噫人以勇闕

題此書之末以識余媿

題蔣邕州墓誌銘後

張栻

予來桂林首訪耆舊之賢則聞蔣邕州之名且曰邕州
非獨行義推於鄉閭邕州之政近世所難得也而予不
及見其人也已而士大夫有自邕來者皆曰邕之人至
今思公不忘而谿峒之豪來受事於幕府者聞前牧之
善政亦莫不以公為首且咨嗟歎息至其州之民言之

則又眷焉有思慕之色予於是歎夫蔣公之賢去邕且十年而使人稱之一辭至於强者服弱者懷此豈偶然也哉及究其所為則初未嘗為姑息小惠其禦夸落先示以信號令簡而賞罰明持身嚴正屢戒邊吏毋得少侵牟之至於治民雖細事必躬親不以入吏手務為安靜不擾之政而其梗悍為善良害者則必懲不貸其所以久而不忘者蓋如此予嘗怪今之為吏其號為能者則或以察為明以刻為公以不恤為能任而其號為賢

者則又或以姑息為惠以縱弛為寬以模稜為善處故
其能適以賈怨貽毒蹶害邦本而其賢反以流弊基患
及於後日嗟夫此豈真所謂賢能也哉若公之賢則無
幾矣然自中興以來為邕者不下數十人而其民之不
忘不過二三人而止公又近而尤見稱者則夫天理之
在人心詎可沒哉公之葬予亡友張安國嘗為之志其
辭甚美獨述守邕事未詳故予追書之以授其子礪

跋呂東萊與許吏部詩

許吏部以直道不容時宰而其典州持使者節所至懷
然推其學道愛人之心惟恐不及東萊寄詩蓋公護廣
右時也豈不在行路自遠霜露濕百川灌河來砥柱乃
中立誦詠斯言尚可想見公平生也

跋鄒文忠感應泉銘

鄒公名節在天下固豈晚生所能贊誦讀其文字之雄
猶可以想見其引龍裾之時而激懦夫於今世也邪

跋蔣邕州墓誌銘後

朱熹

予始讀張敬夫遺文見所記蔣邕州事常恨不得蔣君
為人之詳一日有新攸縣令者過門枉顧出張安國所
述其先墓文則邕州公也予驚喜恭讀數過不能去手
又觀劉文潛跋記則又知公之遺愛在人久而不衰也
嗚呼世固未嘗無材也惟其生於窮荒下邑既無以自
振而又自知貴重不肯希世取寵遂以陸沉下僚不及
究其所有者為不少矣如君之才晚雖小試然其志業
豈遽盡於其所已試者而已邪是可哀也文潛所論聲

病綴緝遺賢之弊尤與人意合章鄉稱攸縣嘗論嶺西
鹽法因得叩焉又喜邕州家法之未泯也嗟歎不已輒
記其略於其後云

跋山谷宜州帖

山谷宜州書最為老筆自不當以工拙論但追想一時
忠賢流落為可歎耳雲谷老人因覽竊識慶元己未三
月八日

跋曾無疑所藏黃魯直晚年帖 周必大

右友人曾無疑所藏太史黃公帖其前一帖崇寧癸未
公寓武昌竄宜州十二月赴貶時留與黃州何頡斯舉
者明年二月南過洞庭寄家永州五月初道由桂林題
名於行勲太師榕水閣是月十八日至宜有賃黎秀才
宅子手約今刻石秀峰帖中後六帖皆與融州都監高
德修乙酉九月晦公卒自崇觀以後凡片紙隻字禁切
甚嚴至炎興間則雖宸翰猶俯同其筆法蓋一弛一張
人事也抑或舉有天道焉觀三代兩漢以來彝器碑刻

沈埋蝕泐之餘傳寶百世何獨公遺墨邪嘉泰壬戌閏臘月丁巳

跋張敬夫栻劉文潛焞與蔡邕州書

吾友張敬夫劉文潛皆眼高四海未嘗輕以一字許人先後帥桂林聞邕州遺愛及華夸大書至數百言推是以考其平生則張安國之銘豈諛墓者壽祿不於其身有子而才自宜光顯於世而礪也三抑於春官六十未離選調以此知遠方賢能阨窮不少矣予嘗在進退人

才之地深有愧於斯文紹熙元年九月甲子

范碑詩跋

岳珂

趙履常崇憲所刊四說堂山谷范滂傳余前記之矣後見跋卷迺太府丞余伯山禹績之六世祖若著倅宜州日因山谷謫居是邦慨然為之經理舍館遂遣二子滋許從之游時黨禁甚嚴士大夫例削札掃迹惟若著敬遇不急率以夜遣二子奉几杖執諸生禮一日攜紙求書山谷問以所欲拱而對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都

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默誦大書盡卷僅
有二三字疑誤二子相顧愕服山谷顧曰漢書固非能
盡記也如此等傳豈可不熟聞者敬歎若著滿秩持歸
上饒家居寶藏之再世散逸歸東武周氏又歸忠定家
伯山僅傳摹本其子子壽鑄為四明制屬攜之笈中之
官樓攻媿見之為作詩曰宜人初謂宜於人菜肚老人
竟不振承天院記顧何罪一斥致死南海濱賢哉別駕
眷遷客不恤罪咎深相親哀哀不容處城闌夜遣二子

從夫君一日攜紙句奇畫引筆行墨生烟雲南方無書
可尋問默寫此傳終全文補亡三篋比安世偶熟此卷
非張巡高嵩汝南范孟博清裁千載無比倫坡翁侍母
曾啓問百謫九死氣自伸別駕去官公亦已身雖既衰
筆有神我聞此書久欲見摹本尚爾況其真輟君清俸
登堅珉可立懦夫羞佞臣及履常登朝以真蹟呈似攻
媿迺復題其後又面命幼子治錄里士愈惠叔疇詩一
篇亟稱其佳焉其辭曰貂璫犀雖擅天網手驅名流入

鈎黨屯雲蔽日日光無卯金神器春冰上汝南節士居
危邦志剗蕭艾扶蘭芳致君生不逮堯舜死合夸齊俱
首陽千年興壞真暮旦殷鑒詎應如許遠安知後人哀
後人又起諸賢落南歎宜州老子筆有神蟬蛻顏揚端
逼真少模龍爪已名世晚用雞毛亦絕人平生孟博吾
尚友時事駸駸建寧舊胸蟠萬卷老蠻鄉獨感斯文聊
運肘老子書名橫九州一紙千金不當醕此書豈但翰
墨設心事恨恨關百憂人言老子味禪悅疾惡視滂寧

爾切須知許國本精忠不幸為滂甘仗節九原莫作令
人悲遺墨敗素皆吾師從君乞取宜州字要對崇寧黨
籍碑二詩明白痛快足以弔二老於九垓之期矣獨惠
叔末章頗傷峻厲跋卷又有些中守一詩曰小春晝日
如春晚飲罷披圖清興遠夜光照屋四座驚金薤銀鈎
真墨本當年太史謫宜州腸斷梅花棲戍樓拾遺不逢
東道主翰林長作夜郎囚蠻烟瘴雨森鈇鉞更值韓盧
搜兔窟老色上面歡去心惟有忠肝懸日月郡丞嗜好

殊世人投箋乞字傳兒孫平生孟博是知己筆下寫出
精神騫興亡萬古同一轍黨論到頭不堪說刊章下郡
漢道微清流入河唐祚絕先朝白晝狐亦鳴正氣消盡
邪氣生殿門斷碑仆未起中原人馬來縱橫生蛟入手
不敢玩往事淒涼重三歎蘭亭瘞鶴徒爾為好刻此書
裨廟算牛腰軸雖大詩之者惟此三人柴作亦佳特未
免唐人所謂昌黎淮西碑猶欠冒頭不得之戲耳伯山
前輩老成嘗為九江按官余又及同班行子壽世科今

為鎮江外轄蓋方鄉用者

跋重修興安靈渠記後

明張智

右重修桂林之興安漢潭靈渠功績記并詩賦題誌一帙乃今工部尚書吳興嚴公為監察御史時奉命修築而郡儒從而紀載之稱揚諷誦欲其傳於永遠也迨予以菲才承乏史氏公持其帙過史館請識其後予謂士之遇時而有所作為其功績之巨細自有史官書之藏之金匱以示悠久是以世之仕者惟患道之不行不患

名之不彰惟患利澤之不施不患功績之不著今尚書公之修是渠也上奉天子之明詔下興一方之水利其所係誠非細故今之職紀載者宜特為公書之名當與國家之史並傳於無窮尚焉用郡儒之紀述又焉用蕪謏之辭乎然公之名固見於實錄矣殊不知實錄秘藏石室非千百年之久弗傳於世公有此匡世之良策利民之德政而使數千百年以前之人不預聞之豈非士君子之缺典乎故弗辭而書其左方以歸之若夫渠之

始末已見郡儒記誌茲不復云

跋胡忠簡公封事藁

楊士奇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藁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題跋在後忠簡孫搢刻於融州真仙宮劉長吾得之以惠余者忠簡筆法出顏魯公蓋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揭文安公謂此書本左司郎中豐城范濬舜文所為將奏之以示忠簡忠簡曰書奏即不免南遷子有老母不可以累母吾以奏之遂有新州之命余近於內府檢志書見

豐水志載范濬事云為戶部檢詳時欲與胡銓相繼論
奏和議胡首抗章范實從史之胡之遂又贖其行未嘗
云此書范所為也豐水志作於宋南渡後當得實不知
文安何自而云然也然文安云廬陵胡氏楊氏皆國家
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節祠記附此帖之後

按察司題名記後識

周進隆

昔溫公記諫院題名有某忠某詐某曲某直之言欲人
觀之使知警懼以求其益於人大哉是司題名前吉水

熊公金華章公後曲阜孔公俱如故事舉行有碑有記
但一移於亭後之牆人不及觀一立於堂北之陰人不
常觀予視篆之初有慨於斯謹將後立斷碑易以新石
仍續未題之名與遷牆間之碑俱置堂南之東西用存
觀感以不忘警懼之心亦溫公之意也

跋東坡和人夢游桂林西峰詩刻 吳寬

此東坡和人夢游桂林西峰詩也石刻在桂林府學宇
畫纖細頗不類他刻蓋其石嵌壁間歲久為人手摸而

平故文淺而然顧工部以公事至廣西知予所欲得也
捐而見贈惜乎紙墨不甚精耳

總府記跋

湛若水

總府者三府同寅協恭之地也書稱三后協心易稱同
心之言其臭如蘭如總府之設凡欲以協同也府創於
總督韓公永熙總鎮陳公總兵陳公贊成之府題名肇
於今總督竹田林公舜舉總鎮潘公世貞總兵郭公世
臣贊成之自陳公迄潘公總鎮者凡七公自陳公迄郭

公總兵者亦凡七公自韓公迄林公總督者凡十有五公於是總府始有題名記而缺典肇修蓋公於撫綏之餘海宇平定之後尤欲以繼往績而示來世其有功斯府大矣若水適以安南之使道過蒼梧而見夫三公者禮遇甚勤間嘗道三府之事潘公曰予豈有事事哉予惟以鎮以靜予應曰然林公曰予職無所弗督督責在予予應曰然郭公曰予惟戎事是統其敢弗虔予應曰然若三公其有不協同者乎然而自三公而上等而辨

之其然與否者可知矣雖或繼三公者其然與否又可
以類而知矣是故後之觀題名者曰某也然某也否某
也賢某也不賢某也協以成功某也乖以愆事其將起
敬起畏是効是懲勿使後之人復議我也林公遂俾予
跋於下方云

跋揭文安公全州學記後

蔣冕

右記出揭文安公文粹公諱侯斯字曼碩豫章之豐城
人仕元終翰林侍講學士文安其諡也其為此記在泰

定帝紀元之四年丁卯蓋公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丁
艱家居之筆記為吾州學作而學無石刻州志亦不登
載冕嘗錄之以託藩憲二三君子及州之守貳皆不果
刻提學僉憲慈谿姚公鏌以授州守龍溪陳侯璜刻之
而顧不書作者姓名冕因考元史及黃文獻公集得其
歷官之概書之以屬陳侯併刻於石俾誦其文者知其
人焉昔揭公作記在泰定丁卯之歲今姚公刻記於石
亦以正德丁卯丁於五行為火文明之象也吾州文運

其將自此而興乎文運之興非以督學得人而鼓舞振作之有其道邪初姚公拜督學之命吾廣西士大夫皆以文翁常袞之化閩蜀者望之公蒞任未數年文風士習翕然丕變竄異於昔非公身任教化之責殫心一力孜孜不倦何以能然也公先是行部各郡縣歸擇士之質美而可教者聚於宣成書院中嚴立規條因材而篤教有次第不亟不徐務令學者涵養本原辨析義理講求制度以成明體適用之學而於時文之險怪者則痛

抑之一切詭經畔道之言雖工弗取且聘江浙閩楚間
儒者及各郡邑學官之明經術者分經教授一時人材
多所造就其有功於吾藩甚大雖文翁之於蜀常袞之
於閩亦不是過至於惓惓先正之遺文而表章之以作
士氣以興文化先一州以為諸郡邑之倡特公篤意學
校中之一事耳未足以盡公也記刻既成附書其後以
致感仰之意云

題唐曹祠部詩集後

桂林在唐有二曹詩人皆負重名於時其一諱鄴字鄴之陽朔縣人嘗作四怨三愁五情詩為中書舍人韋瓘所知力薦於主司大中間登進士第由天平節度掌書記遷太常博士晉祠部郎中仕終洋州刺史其一諱唐字堯賓桂林附郭人嘗為道士太和中舉進士中第累為諸府從事以暴疾卒於家二公詩歐陽文忠公撰唐藝文志謂其集各三卷近年浙中刻唐四十家詩有鄴之詩止二卷而堯賓詩集則無傳焉惟文苑英華選其

大小遊仙及病馬等作唐詩鼓吹選其買劍雙松等作
唐音選其小遊仙等作唐詩品彙選其武陵詞等作皆
七言律及七言絕句凡古體五七言者皆無之郝天挺
註鼓吹謂堯賓有集二卷今無傳則其集在金元之間
已無傳於世矣鼓吹顧以堯賓大遊仙詩十一首為宋
邕所作則遺山之誤也堯賓詩見於諸家所選者皆傑
出一時可歌可誦鄴之視堯賓差後出而其詩格調高
古意深語健諸體略備其集雖止二卷纔百餘篇而為

諸家所選殆三之一尤世之不可少者其為太常博士
在懿宗朝有詔召劔南東川節度使高璩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閱月卒贈司空鄴之建言璩宰相
交游醜雜進取多蹊逕諡法不思妄愛曰刺請諡曰刺
從之事載新唐書璩父元裕列傳中其為博士持正守
職斷斷乎不苟若此蓋非獨能詩也冕自髫髻時見鄴
之公讀李斯傳詩於書坊所刻古文真寶中難將一人
手掩得天下目之句喜而誦之甚習而不知為誰所作

及遊京師讀唐文粹始知為公詩今考之集中其詩全篇十二句姚鉉節其首尾八句而以此四句載於文粹中古文真寶因而取之文粹又載公杏園即席上同年一詩冕嘗次韻以寓景慕之意蓋冕於公詩寤寐不忘者五十餘年嘉靖甲申秋得謝過浙中始獲觀其全集其冬瓊山唐君平侯以按察僉事督學來廣西見公浙本詩於武選主事鄭德甫處讀而善之取以刻置宣成書院中且以堯賓詩附於其後刻成德甫首以一冊見

遺閱之欣然者累日因敬題其卷末使讀者知二公之
詩皆為世所重而公則公忠剛直能言人之所不敢言
表然為時之正人君子尤足以楷範後學詩蓋其餘事
云

再書曹祠部詩後

詩之顯晦繫乎時尤繫乎人有其時矣而表章之無其
人焉欲望其顯而不晦蓋亦難矣鄴之堯賓二曹公詩
在唐宋時嘗顯矣至元有國垂百年乃皆湮沒無聞皇

明混一區宇以來至我皇上紀元嘉靖歷百五十六年
蓋稽古右文極盛之時也於是前代遺文古書往往出
於江南好事之家而鄴之詩集始獲與中唐晚唐諸集
號四十家者偕顯於世浙中既有刻本桂林尋亦刻焉
刻本在桂林序於提學僉事唐君者未七八年其板已
日漸朽蠹廣西按察使甌寧范君邦秀得之於塵埃蒙
賢中命工浣滌修補而取予所書詩跋刻附集末置之
憲司公署中令掌故典守惟謹桂林本字多魯魚亥豕

之訛予因取浙本正之且據浙本增其脫落者三首又
檢諸家所選堯賓詩凡唐君舊所未附者三十五首悉
附於其後范君亦一一刻之予故不揆鄙陋再為之書
海內之士自是而知桂林有二曹詩人者實范唐二君
先後表章之功也

書威信侯廟記後

右威信侯廟記宋人祝禹圭所作其文載在宋清湘志
及本朝正統間州志中二志所載詳略不一而首尾皆

同尾皆至封威信侯而止其文恐非當時全文也自國
朝洪武以下六十三字則今代人所書成化中續修州
志乃以此六十三字連屬上文合為一記遂以禹圭為
國朝人則誤矣偶閱前後諸志見其牴牾不合參考而
正之庶俾後之續州志者不至仍襲其誤也

題敬所相公考全州科第補遺說後

顧璘

全州自秦漢以來屬零陵郡其地居九疑蒼梧之間蓋

帝舜所嘗巡行漸被禮樂聲教之懿固已久矣莫可究而原也歷代為縣為州不一國初始自永州割隸桂林正德癸酉間璘出守於是按其山川形勝融朗清峻宜多賢人奇士生乎其間即今觀之可知也顧前代文獻疎闕志記多所遺脫豈非守土者之咎與觀相國敬翁所考竇衡翁陳孟賓諸賢皆表表者且復遺之斯闕略固多矣璘嘗欲檢歷代史作清湘人物志以表見地靈值遷任未就今固不能不望諸交承君子爾

跋敬所相公奉總制陳公請賑書後

右相國敬翁奉總制太保陳公請賑本州書也既而折糧發粟咸如所議饑民賴以全活者甚衆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殆謂是也璘聞朝臣言相國居禁密惴惴焉恒以四方弗靖為己任憂形於色此人人得而見之然其圖回和輯敷之百司之間而成之廟堂之上者人安得知之哉此其鄉國一事其懇到委曲必期萬全如此可以觀相國之心矣璘故與今守章君諍刻於石俾

邦人世世以無忘篤近之仁也

跋贈遠卷

孟洋

始顧子被詔遠謫何子洎余並集田給事宅余謂遠方山水佳勝莫如全當是時豈有他慮明日余即被繫顧子果得全州田何諸君復餞之贈詩盈卷余獨不與焉然當時諸君又豈知余有桂林之謫哉及余與顧子同時來此文字相往來弗絕幾二年矣今年夏余得量移過全留十日全之山水佳勝者相與歷覽殆盡此豈遐

齋常有而贈言諸君又弗得與矣顧因出是卷示余
曰今日與吾子游幸矣過此以往幸而再遇屢遇固弗
可知也其不幸終身弗復遇亦未可知也故知贈言者
之意豈有窮哉遂書諸卷末

跋林都憲察院題名記後

潘希曾

院署之有題名碑可考也可考則其人其政其名位所
到勲業所就有不容以揜者而勸戒彰矣大中丞長樂
林公家藏此刻乃廣西察院所為題名者也公在弘治

中嘗以御史按廣西去之二十載遂以右都御史總督
兩廣回視列名諸君子上下百餘年間勲名赫然無出
其右者蓋公之盛固不待是以傳而是刻將藉公以為
重然猶手之不置抑以自考也此古人不自滿假之心
而公之所以過人者歟宜其位益崇功益懋勒鼎彝而
垂竹帛不特斯名之題而已也往時公遷浙憲某在諸
生中受知最久敢附其說以致景仰之私

跋林都憲平蠻奏凱卷

大都憲長樂林公弘治中以御史按廣西決策運籌削平諸蠻一時能言之士相與歌誦之題其卷曰平蠻奏凱後公累遷今官奉勅巡撫兩廣遂總軍戎之務焉蓋公胸中兵甲素所蓄積當時歌頌之者已卜其有今日矣孔子嘗謂有文事必有武備又謂不出樽俎而折衝千里公得之矣視彼佔卑陋儒平居誦說唐虞倉卒不能一時退敵者豈亦吾夫子之教使之然邪三復茲卷不能不為之太息

鹿原稿跋

戴希顯

士君子發雲雷之屯以經綸天下才以濟世文以華國
懋著勲蹟以昭文明之化固足以副其志矣然豐城之
劍卒沒於塵埃合浦之珠竟沉於淵藪而有不盡然者
是以君子未嘗不惜之也予叔鹿原殆此謂與先世居
江西之寧州洪武初迺戍於柳距叔則六代也叔幼而
資性明敏穎悟超絕弱冠甫過薦正德庚午鄉魁登甲
戌進士庚辰官刑曹歷至正郎一日謂予曰勝已之友

不可無也予昔登第嘗謂天下士諒不多讓及與大復
川甫君采崇陵諸君子游見其英邁不凡議論高古乃
幡然悟惕然省曰此奇才也因而閉門自奮數月出示
所有諸君相顧駭愕曰子何過人之速乎向當為伍今
百尺竿頭更出一步矣以是知友道之係匪輕而學問
之成有自也嗣是學益閎肆才益充拓每憂時愛國而
憤發興思或覽勝尋幽而觸物感興信筆成章如探囊
取物真所謂鉢韻方殘而精華已鋪錦矣觀之者不覺

令人神懷方期適用不意丙戌卒於京邸遺稿漫散大半予即檢拾僅獲百餘篇耳以是深為痛惜幸賴吾柳東臺蒙泉二公一刻於閩再刻於滇既足以表彰之矣然予舊所輯聞徒為蠹蝕遂合前二集傳刻於魯適振齋孔君曰弘幹者先聖六十一代孫也力加訂正以贊厥成予以狀請序於都憲任公公覽而嘉美之且歎其有用之才深慨其未竟之志俾予叔願欲弗達之情燦然以著非公闡揚之寧不至於泯滅也乎嗚呼昔沒於

塵埃劍之未遇也今就淬礪而霜刃矣昔沉於淵藪珠
之未遇也今飾冠冕而華美矣晦於始而明於終雖不
能大試於用亦猶夫用也此珠劍之所以為幸也合滇
閩二集而並觀之則予叔之才之志明顯益著匪徒以
文之著為幸也予受業於叔有師弟之誼存焉仰誦是
集而精蘊之雅手澤之嘉宛然在目若親領其謦欬焉
者又予之所以深幸也因僭數語於篇末以示欲言之
意云

題徐武功與諸賢送韓襄毅公總督兩廣卷後

王世貞

此韓襄毅公再起帥嶺南而故相徐武功先生餞而敘
之一時諸君子若夏太常景徐方伯瑄張太參顥劉憲
僉珏錢方伯昕馮憲副定并徐先生為十人以少陵氏
上哥舒翰開府勲業青冥上交親氣概中詩語為韻而
分賦之者也今獨業字韻闕蓋徐先生敘而不及賦故
先生既以分韻而悔謂襄毅公之忠勲戡亂與哥舒之

貧殘起釁不可同日語奈何以哥舒擬公雖然亦僅取一時之致云爾以哥舒之不能當襄毅豈俟徐先生言之少陵氏異日不云乎寄語防邊將慎勿學哥舒譬之韓昌黎之奉于司空書與實錄順宗紀故自為氷炭也是之則為詩與書非之則為史故文士恒例耳獨怪玄宗委隔而付哥舒者十餘年必使之盡耗河西隴右之財力以病劇不任而後暫已襄毅公之繇中丞而晉大夫由提督而拜總督寧不隆寄渥錫哉公筭路藍縷以

開嶺外百世之安然未能竟三載不病而強以病免嗟
乎何幸將之久而賢將之弗克久也是二語也以哥舒
則不可以襄毅公則可而是十君子也其名位詞翰皆
三吳一時選片語零落無異吉光之羽人且寶之而況
為公之子若孫者哉

書胡文順卷

楊起元

胡公宥休寧人以御史按治廣西隨二蒼頭曰文順文
學未及一載轉僉雲南憲撫夸染瘴病亟文順焚香剖

股以進公服之良愈又半月有同寺之命忽鬱鬱不樂
病復作勢不可起文學拜天以身禱遂自刎然公亦竟
以是日逝嗟夫茲二士者求之於古罕見其儔矧今之
人邪嘗讀東漢書載李善存撫孤兒彼一蒼頭與獨行
之君子並列范氏其能史也然當時瑕丘令鍾離意上
書薦善行狀詔拜善太子舍人遷至日南太守能以惠
愛為政懷來異俗則范史非能傳蒼頭也今二士之義
過於李善而上書之舉孰為鍾離日南之譽不宣獨行

之傳其可必乎嗟夫吾不能不有所感也聊書其卷以
堅文順之善於將來

桂海志續跋

王士性

桂林無山而不鴈宕無石而不太湖無水而不嚴陵武
夸茲特就人所已物色者而志之余言說不能窮矣柳
之立魚融之仙島亦皆得其一隅而陽朔江行抑又過
之譚粵勝者每云藉令巨靈六甲可移於吳楚間不知
游屨何如噫何渠知其不終而為吳楚邪

書林勲比較書後

魏 濬

考萬歷二十二年桂州一郡丁田之數田倍於比較書
所載而丁口加之十二按紹興元年全灌始改屬廣南
西路未幾李綱奏仍屬湖南勲所云在全灌未改之先
則今之丁田實未能有加於宋也入我明來惟弘治間
厥數頗益此後惟桂州一郡稍增於舊通計全粵實惟
日減長民者不可不深求其故也

粵西文載卷五十九